我父亲没有个人野心。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毛主席的秘书，听毛主席的话，帮毛主席干事，如此而已。

我怎么给他定位？我觉得他就是一位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是旗手，旗子上写的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我爸爸不是旗手，那是他做不到的，他心甘情愿地做一位先锋队的护旗者，一位战士。这是我对他的理解。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有了共产党，无产阶级才能组织起来，觉悟起来，战斗起来。我爸爸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做一个先锋队战士。抗日战争时期，他就从延安，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做过战地宣传。以后，他一直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民众、鼓舞士气勤奋热情地工作。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了共和国后，前方的路怎么继续走，是每个共产主义者要面对的新课题。但这样想的人太少了。要去探索这个问题的人更少。毛主席就是这样的先知先觉者，能在毛主席身边学习、工作，我觉得是我父亲一生最大的幸福，荣耀无比。

毛主席还告诉过他，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只是让他参与军事指挥，毛主席说过一句：“好在张闻天听我的。”

我爸爸觉得在文艺上，江青确实是很有能力的。但他从来就不是在帮江青工作，包括样板戏和写《评〈海瑞罢官〉》。他告诉过我，毛主席好几次跟他说：“帮帮江青，帮她就是帮我。”当然，毛主席也不只是要我爸爸一个人帮江青，他也曾对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江青同志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你们要帮帮我照顾她，谢谢你们。”在江青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后，毛主席对她说：“你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一样，也不能随便到我这儿来了。”所以，江青搬到了钓鱼台，并不是她和主席感情不好。

所以我认为，他们为了中国革命的顺利进行，也是做了个人牺牲的。

中国历史是一个很沉重的过程。我爸爸真的就像背着一个十字架，为毛主席背着十字架。我到意大利梵蒂冈时，看到那里的耶稣受难图，我感觉到就像历史在重复一样。我爸爸就是为了他的理想，去背负了这么沉重的十字架。所以，小时候我不听他的话，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到了最后，我对他确实是充满崇敬的。

直到最后，他都没有失去共产主义信念。他的政治观点就是相信人类的最终目标、最高纲领，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要实现社会主义。而且他相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国际的运动，不只属于中国一个国家。我55岁生日时，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还说，共产主义还是一定会实现的。这封信的最后，爸爸这样写道：“剥削阶级剥削制度总要被共产主义代替的。真正的万岁，是共产主义，是人民，是我们这些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进行总结，我们曾经走过一条什么路？为了达到这个高度，我们做了些什么工作?这些都是当时的参与者应该总结的。

许多事不是他能够控制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听他的，有人恨不得快点把水搅混。而且搞阶级斗争，当然有人要成为牺牲品。不管是谁，要掌握政权，要维持他的统治地位，都是要清除反对者的。还有一点，我一直认为，毛主席，我父亲，他们的一切作为都绝对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

他一般都是下午开始工作，到早上睡觉，中午起床。他的作息时间其实是跟着总理的，总理总是早上睡觉中午起床。而且我父亲一直在报社工作，也习惯这种作息。毛主席就是想睡就睡，想起就起，没有规律，把别人也都搞得稀里糊涂的。

林彪出事后，我对爸爸说：“下次你们要有什么事情，你得告诉我们一点，否则我们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我父亲没有说话。

他们的纪律就是这样，对子女是不应该说的。现在有的人，他们夫人孩子写回忆录，说得有板有眼的，好像他们什么都知道。这应该是不可能的，要么就是他们的丈夫父亲当年违背了组织原则，告诉了他们不应该说的事。我真的是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我现在也是从网上知道了很多事情，但网上的说法也不一定是对的。

我父亲曾对我说：“你看，我这个保险柜里，都是空的。什么文件来了，我看过，该我画圈的，我画圈，就拿走，我这里什么都不留的。”他是随时随地准备被抓起来的。我们还讨论到怎么抓，他说：“很简单，开个会就行了。他们叫我去开会，我不能不去。”后来他们果然就是这么操作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吃惊。

那是1976年夏天，我出差去北京，去看他，和他讨论了一些问题。讨论的问题包括工人阶级队伍的问题，还有中国以后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当时周恩来和朱德都已经去世了，毛也病重了。我们讨论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还问他：“那么你怎么办？”他说：“我怎么办，千刀万刚呀。”我以为是他自己这么说的，后来才知道是别人说要对他千刀万刚，他是重复别人的话。他说：“再加一刀也无所谓的。毛主席本来就说过嘛，共产党员五不怕。”“五不怕”是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出党，不怕掉脑袋，不怕坐牢，不怕罢官等等。他这么说了，那我就追问他：“你千刀万刚了，那我们怎么办？”他说：“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局面太清楚了。所以，他后来被抓，我一点都不吃惊，也不紧张，反而是一颗吊着的心放下来了。我的感觉就是“来了，真的来了”。很奇怪的感觉，但知道我们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当时在监狱里，对我父亲我肯定是很恨的。因为他什么都不告诉我，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想，他肯定是不会反对毛主席的，但是他们到最后是不是采取了什么行动，他到底有没有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监狱这边又逼着你交代，没有人相信你不知道。

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冷静了，我不再多想自己了。我天天仔细地看报纸，我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后来我发现报上的一些假话，而且假话说得越来越离谱，我就开始冷静思索问题。我就不相信了。例如报上讲江青谋害毛主席，这我肯定是不相信的。接着毛远新也被抓起来了，我就觉得更奇怪了。这就说明他们是对着毛主席的，而不只是对着我爸爸他们四个人的。这真是一个败笔。抓他们四个人，栽赃于他们，还好说，还可以蛊惑不少人。但是把毛家的人也抓了，那就败露了。后来我还知道，连李讷都没有工作了，李敏的爱人也没有工作了，这怎么说得过去，肯定是针对毛主席的嘛。我想，把我们都弄死了，说我父亲怎么怎么样，这是很好骗人的，我们可能就冤死掉了。但是把我们和毛家的人捆得那么紧，我们反而不冤了，一点都不冤了。这样一想，我的心情反而好起来了，我看懂了。

这段时间，我是可以看书的。我就让我爱人给我送来马、恩、列、毛等书籍，我系统地看了《马恩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和《毛泽东选集》五卷，并做了很多摘录。这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

前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他当然也很关注，这些在他的书信中有很多表达。这并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反而让他的理解更深刻了。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发现马克思主义确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那几种说法，例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立场观点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等等。他发现用这些观点来分析世界局势，还是很准确的。苏联东欧的解体，他觉得是必然的，就像现在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是低潮一样。他仍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他相信道路是曲折和遥远的，但总有一天，人民群众会觉悟的，会继续前进。有高潮，有低潮。他说过无产阶级革命要反复斗争几百年。大浪淘沙，会有新的领袖人物出现的。

文化大革命当然是一次失败，领导者、执行者都被打翻在地，还没失败？但是，人民群众还是得到了教育。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来说，进行这次大革命，毛主席打了这面旗，冲到了这个高度，他死了，这面旗就倒下来了，护旗的人也一片全死光了。这样的结局，我爸当然不希望。但是他始终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现在是这一事业的低潮阶段。

我的记忆中，以前他总是说，“相信毛主席，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相信党。”后来他更多强调，“相信人民，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2000年，他的手抖得很厉害，仍然抄下毛主席的诗词多篇，包括《贺新郎·读史》。后来，通过治疗，手抖的情况有所好转。2001年，毛主席逝世二十五周年，他又抄了一遍《贺新郎·读史》。我去看他时，送给我，还兴致很高地给我解说。回想这些、我觉得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领会更深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更坚定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对人民群众的一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启蒙教育，一次试验，又一次巴黎公社。只是我们没有像那时的人一样死在巴黎公社墙前面。

我爸爸当然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社会总是要进步的。他们也要发展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嘛，并不只是邓小平要发展生产。而且，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1976年，我和爸爸在监禁前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就讨论如何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好、更完善。我是从基层上来的，知道老百姓的生活。我改名为李群，意思就是要扎进群众的生活中去，我有资格提供群众意见，爸爸也希望能听听我的看法。例如，我曾和爸爸探讨过居民住房困难的问题。我在厂里，负责过住房困难调查的项目，走访过许多人家，调查住房情况。例如有的人家，一家四口住在一个亭子间里，睡觉时，头都是在外面的。类似的情况非常多。我爸爸他们意识到住房需要改善，他们也派人到南市区做过调查，需要建设多少新房子，而且已经开始建设新房子了。还有农村的事情，我爸爸他们早就意识到了中国问题确实是农民问题。要让农民富起来，只靠农业是不行的。所以，他们也有建设乡镇企业的设想，工厂派人到农村去帮助各个公社搞企业。

文化艺术方面，文革后期许多事都开始解冻了。我爸爸一直告诉江青只有八个样板戏是不可能满足人民的需求的，所以，除了样板戏外，已经有许多其他的戏都等着出台了。各个戏种也都重新开始，招生培养新人。译制片厂也在翻译电影，各类杂志也开始出版。例如出版局局长石西民要重新开始出版《人民文学》，要毛主席题字，我爸爸还去找毛题了字。还有画院提出要画裸体写生，我爸也同意了。

还有教育，例如“七·二一大学”，在工厂里培养了那么多工人去读书，提高他们的水平。我就是“七·二一大学”毕业的，这个大学的水平一点也不差。我们的基础课请的是华师大的数学老师和物理老师，专业课请的是西北工大和哈军工的老师。我们提前毕业后，马上就上生产第一线了。我们还参与了一级火箭的设计，例如卫星自动定位的陀螺，还去北京向钱学森汇报呢。拿我自己来说，我就是当时的教育方针培养出来的，我是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且当时，大家工作学习的积极性那么高，没人计较名利，也没有寒暑假的。

还有在工业、科技方面，例如大飞机，当时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不计工作时间不计报酬，技术人员把大飞机造出来了，已经到了试飞阶段，已经穿越过喜马拉雅山了，西藏都试飞过几次了。但是邓小平上台后，马上就让大飞机项目下马，经费立刻切断了。薄一波说不能继续试飞，必须下马，因为如果继续试飞下去的话，不就是承认四人帮的功劳了吗？

所以，邓小平把这些都全面抹杀了，什么都不承认了，说一切都崩溃了，这是不公平的。

关于邓小平，我爸爸一直说他工作能力很强的。爸爸后来告诉我：“邓小平刚恢复工作时，一回到北京就自己找到住的地方，不像我们，都是总理安排的，让我们住在钓鱼台。”邓小平一开始开会，就拿出一百多人的名单，要安排他们的工作。但当时各个部门都是精简的。爸爸说：“主席让我向他介绍情况，他根本不听。”爸爸还

说过，指挥西沙海战时，邓小平非常熟练，指挥果断，一道道命令太清楚了。所以，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有点像一匹战功赫赫的老马，回来带路了。可惜结果是，老马识途，往回走了。

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给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深思熟虑之后发动并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管理模式是“三结合”，这种模式是亿万工农兵学商群众共同参与建立的，是把干部的权力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是反修防修的，邓小平把这种模式也全部推翻了。推翻否定这一切的时候，邓小平说“不争论”，而且还演绎出一场由一群根本不了解党中央内部争论真相的人参加的“公审”大戏，面对这些，我爸爸要说一句话吗？

邓小平不愿意辩论，我倒想问他一句：马克思是不是说过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马克思是不是讲过他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的，他是不是也讲到了阶级斗争?难道我们把《共产党宣言》翻译错了吗？如果没翻错，那你邓小平为什么还坚持自己是共产党，有本事你就改名字，像欧洲国家那样，你不要再叫共产党了，你可以叫自己社会民主党嘛。

他很少对别人做评论的，对于四人帮倒台几乎没有什么评论。关于毛家的事情，他更是一点都不说的。他觉得即使你有肉体上的痛苦，也要忍耐。共产党员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么，什么不能忍耐？

现在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关注文革、研究文革，我也在努力学习，希望自己能有清醒的认识。